



中國古典小說叢書



南
雄
傳
奇

42.4
5

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参阅资料

南 雄 传 奇

雷树田 刘峻山 校补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商洛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75印张 78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000

ISBN 7-224-00408-1/I·106

定价 1.20元

出 版 说 明

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渊源于民间流传的神话、寓言和各类故事，历经三千余年，形成文学艺术领域可资开发和借鉴的宝库。

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参阅资料》，主要选编其中一些在社会上不常见，而内容比较健康的作品出版，供大专院校文科师生、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阅读参考。对坊间广为流传的刻本，一般不再重复选入。

《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参阅资料》所选的小说，均作了必要的校勘、标点和补遗。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限制，观察社会的角度不同，难免夹杂一些封建、迷信的糟粕，希阅读时加以分析鉴别。

前 言

自从司马迁在《史记》的《游侠列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中对侠义之士打抱不平、除暴安良、舍命扶正、不求报答诸品德进行了颂扬以后，从唐代以至明清，小说中对侠义之士就有了更为细致传神的描写和津津有味的赞颂，章回体的侠义小说也如雨后春笋，纷纷产生。出现在清初的《南雄传奇》就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、较早的优秀章回侠义小说之一。

《南雄传奇》原名《世无匹》，全书共四卷十六回，题为“古吴峨川主人编次，青门逸史点评”。作者究竟系谁，尚未考定。

《南雄传奇》写的是广东南雄人干白虹一生仗义行侠的故事，情节生动，感人至深。干白虹家贫好酒，入赘在酿酒主人金守溪家后，让妻子金丽容掌管家事，自己却徜徉醉乡，四处游玩。一次他到南雄岭上赏雪时，搭救了被刘天相陷害，以致流落穷途，几乎冻死的陈与权。他不仅为陈与权挥洒万金，支持其考中举人，又帮助娶了妻子，以至杀死奸恶之徒刘天相，替陈与权报了大仇。但官府却误认戚宗孝杀死刘天相，要把他处以极刑。恰好干白虹从京师返乡，就挺身而出，甘担死罪！而戚宗孝夫妇也曾受过干白虹的救命大恩，情愿代死，就撞死阶前。官府钦佩干、戚都是义薄云天的血性男子，只把白虹流放山东五年。陈与权则趁干白虹服

刑在外，与妻子设计谋夺了干家的全部财产，金丽容母子二人只得寄身尼庵。曾九功的未婚妻子陆小姐曾被恶棍暴无忌抢走，干白虹杀死暴贼，救出陆小姐，并资助九功读书。曾九功考中进士，出任南雄太守，查明陈与权的种种劣迹，严惩了陈与权，并把被侵吞的干家财产全部退还。不久，干白虹的儿子也在曾九功的帮助下考中进士。白虹夫妻、父子终于团圆。

《南雄传奇》虽是侠义小说，但它又反映出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。它是在《金瓶梅》与《红楼梦》之间产生出来的小说，因此受了这一时期“描摹人情世态”这一现实主义创作主潮的影响。作品中虽然也有杆棒并举、老拳挥舞的打斗场面，也有短衣束带、身藏兵刃、铲除奸恶、救助良善的动人情节，但重要的是，作者在尽情讴歌干白虹仗义勇为，以及曾九功、戚宗孝等人知恩当报的高尚品格的同时，又努力描绘了当时社会人情变异、世态炎凉的画卷，鞭挞了诸如陈与权之类忘恩负义、人面兽心、见财眼红、丧尽天良的势利小人，自有其不容抹煞的现实和历史的借鉴意义。书中渲染因果报应的成分，相信读者也会有所扬弃，兹不多述。

此书我们依据“金阆黄金屋刊本”进行了校补，不妥之处承望指正。

雷树田

刘峻山

1988年3月30日于西安

目 录

- 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膏汉劳心…… (1)
- 第二回 干白虹潦倒醉乡 金守溪浮沉利海…… (7)
- 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… (13)
- 第四回 陈与权雪中遇侠 刘天相杆下亡身…… (19)
- 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 为朋友热心得奇祸… (24)
- 第六回 三司救难豪杰遭刑 万金荐友奸雄得路… (31)
- 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 露官银屈遭盆上狱… (37)
- 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骑佳人 玉洞轩垆头醉才子… (43)
- 第九回 穷秀才望门坠泪 侠丈夫飞垣救人…… (50)
- 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 救无辜挺身代辟…… (59)
- 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 占田产恩妇离家…… (67)
- 第十二回 两头空负心忒欺心 一计罗长舌偏饶舌… (75)
- 第十三回 假成真舅甥弄活鬼 真还假擒纵算深机… (82)
- 第十四回 授居亭一女报德 投山左万里寻亲…… (89)
- 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煞癞头官 大同府喜遇知心友… (96)
- 第十六回 贤太守挂冠归去 小翰林衣锦还乡…… (104)

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音汉劳心

词曰：

感愤须分，贤奸当辨，而今半是痴呆面。丈夫
无处不周人，人心偏有多更变。以德报怨，以直报
怨，方才是个男儿汉。虽非冀报乃施恩，人生岂可
忘恩怨？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当初江宁地方，有一秀才姓权，忘记了他的名字，单晓得个表号叫做一庵。那权一庵青年有才，人物倜傥，家业甚富，同胞兄弟四人，他最年幼。母氏先歿，父亲年暮，便邀亲族把家产四股分开。后因妯娌不和，遂弃了祖居，兄弟四人逐房迁住。稍后，父亲谢世，三位哥俱勤俭，家道日隆，惟权一庵诗酒怠傲，放情山水，不善作家。兼之樗蒲一掷，动费千缗；花柳三生，遂倾万贯。是时旧院里有两名妓，一个叫做秀玉，虽短于才，然貌极美艳；一个叫做非烟，虽逊于貌，然才尤敏妙。二妓年俱不满二十，所居亦相去不远，王孙公子日游其门，于是名噪一时。

权一庵与此两妓所交最厚，但人耽谑浪，性爱轻佻，虽秀玉与非烟俱属心知，而于秀玉尤为钟爱。所以权一庵凡金

珠贻赠，每临秀玉之家；而诗酒唱和，则入非烟之室。不三五年，权一庵耗费殆尽，家道式微，渐至变田易产，衣饰尽去。可惜万金之家，顷刻弄个精光。大概耗于非烟者十之二三，耗于秀玉者十之七八。然心迷不返，直至住房并废，衣衫尽无，尚不知醒悟。又恐二妓者窃笑，只得求恳哥子，假说贸易缺少资本，不论多少必欲移贷。哥子念手足之情，或百或十，欣然应付。权一庵刚待银子到手，便往妓家一挥而尽，不消半月，依旧剩个空囊，也并不悔不惜。思量无奈，只得又往别个哥子处，只说经纪折本，照样求借。谁知弄得到手，仍葬烟花。一连三个哥子都借遍了，只得老着面皮，重复恳告。哥子道：“父母一般分授，未尝偏厚于兄。汝自不好学，至于荡废。因念同胞，勉力周恤，怎倒习以为常？我三人虽有薄蓄，亦非容易。汝若痛改前非，我三人当勉凑三百金，与你图个店业，可作长久衣食。汝若仍旧不改，便冻饿待毙，俺也断不照顾你了！”权一庵道：“蒙兄长如此教诲，自当一心学好。若负恩德，与日俱逝！”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，便每人出银百两交付与他，仍再三叮嘱。哪知入手之难，反不如挥洒之易！今日秀玉，明日非烟，玉楼按舞，金谷开筵，未及两月，仍是一双空手。那时再向三兄求告，徒招责备，莫假分文。妻子抱恨而亡，亲族干求殆遍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遮身，求乞无门，栖身无室，只得在秀玉、非烟两家吃几碗饭儿。未几，秀玉又接了个豪富少年，权一庵日造其门，便拒而不纳，哀请再三，终不一见。因想无路可入，只得修书一封，备言昔日万金之产为他荡费，今衣食不周，立锥无

地，苦楚万状，且不必言，但终身之约，置于何地？写得极恳切，苦央鶯儿递进。过了一日，忽然唤他进去，秀玉傲然乔坐，绝非昔日之态。权一庵痛哭流涕，直溯根源。秀玉正色道：“前日捧读尊翰，已悉来情，不必再说。但姊妹家，不过行户生涯，原非钟情之辈；若但图欢合，岂遂无失，何必辱身下贱？君家万金之产虽费，然君自娱乐，妾亦未曾相强。今如此狼狈，欲妾相从，日费何从所出？况凡百之费，赖此微躯，若不另交贵客，卒守前盟，妾一家老幼将与君共填沟壑耶？至于死生之约，虽订终身，不过取一时欢乐，诱其金帛耳！若以为实，然则妓女个个从良，章台可为节妇坊了！妾念君痴心未绝，特特请来说明，今后永决此念，不必再来下顾罢。”权一庵听这一番话，如冷水在顶门上一浇，恍然大悟，遂抽身而出，说道：“青楼大抵无情，我自被迷耳，悔将安在？谅非烟也是如此，何苦讨她厌贱？竟不必去了！”亏得有些志气，也不向亲友干求，并不与三兄启齿，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，在僧家吃碗黄齋饭儿过日。

住了一年，那权一庵弄得形容枯槁，一身破衲袂，绝非当年气宇。偶值三月春天，游女纷纷入寺，忽见个美人淡妆雅素，下轿入殿。仔细一看，认得是非烟。非烟也瞧见他，忙唤丫头一把拖住。权一庵羞惭，急欲走开，怎当那丫头揪住，叫道：“权相公，你好负心，怎丢下我家姐姐？”权一庵着急道：“我不是什么权相公，不要错认了人。”正好挣脱要跑，早被非烟上前携住，流泪道：“贱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，竟蒙弃置，致妾朝日想念，一病几死。今幸复遇，尚

薄幸至此，前盟置之何地耶？”权一庵向只道她与秀玉一般无情，谁知听她口角宛转多情，也垂泪道：“不佞何敢负卿，因沟壑之状，无颜见江东耳！”非烟道：“郎君胡憔悴若此？”权一庵便把秀玉无情，与自己的缘由说出。非烟惊道：“不料秀妹如此无义！妾既以身许君，安有他逝，可速请归家读书，以图上进。”权一庵羞惭，再三不肯。非烟便唤乘轿儿抬他回去，沐浴，换了衣服，收拾书房，供奉极周。权一庵好不感激，便专心读书。一应书籍俱是非烟购买。到得录科小考并次年乡试，诸项使费，亦皆出于非烟。权一庵运当亨泰，便中了举人，反怪三兄不照顾他，足迹不登其门，三兄也不来媚他。是时，打发报银并谒座师，尽属非烟资帑。因想权一庵既中举人，妓家住不得了，非烟又罄倒囊篋，将五六百金替他买一所住房，置些田地，诸色家伙都搬与他用。过了几月，该上京会试，又变卖首饰、衣服等物，凑了二三百金与他，又备盛酒饯行。权一庵感谢不尽，说道：“此去倘能侥幸，便娶卿为正室，决不相负！”非烟道：

“终身之誓，君即不贵，妾亦岂有更张？但恐联登后，情殊贵贱，路隔云泥，必为郎君所弃。”权一庵道：“不佞若忘大恩，誓必身罹刀剑！”两下再拜而别。

到了次年，权一庵又中进士，殿了探花，十分荣贵。脱尽贫穷面目，渐成显宦规模，耻娶青楼之妇，另聘孙侍郎之女为妻，竟在京作家，寄书决绝非烟。非烟又恼又恨，又被老鸨羞辱，当夜悬梁自尽。权一庵闻知断绝，甚觉快畅，又亏孙侍郎照拂，一升侍读，再升祭酒，做了十五年京宦，由学

士升到户部侍郎。孙氏夫人生个女儿，年已十四，正欲联姻，权一庵忽奉王命，转除山西巡抚，挈家赴任。未到任所，路过峻岭，冲出一伙强人，罄其囊橐，将权一庵合家并人伙，俱绑入寨中。及权一庵看见那寨主，年可十五六岁，面庞与非烟无二，不觉冷汗淋身。那寨主便叫将他妻女侍妾押入上房淫乐，众多男子推出山前砍了。原来十五年前，非烟含冤缢死，诉与阴君，托胎到山西，做个豪气男子，立为寨主。权一庵亏心负义，故神差鬼使，恰好经过此山。那寨主虽未必晓得前世冤，由不了他，不觉怒发，将他戮于山前，恰恰应了当日刀剑身亡之誓。世间忘恩负义之徒，对此而不生悔悟者，非人情矣！

待在下再说个极负义之人，而写个极不忘恩之人，令读者可以咬牙，可以堕泪，可以寒心，可以鼓掌。

这件事在明朝初时，广东南雄府仁寿村，有一人姓干，名将，字白虹，年方二十，性极豪迈。他不读书，也不经纪，靠几亩田地，倩人耕种度日。父亲是个军籍，故无亲族，单生他一人。父母亡后，也不想娶妻成家，也不贪色。从十三四岁，就能力举百斤，十五六岁，百夫莫敌。却不好勇斗狠，只觉义气过人，遇有不平，挺身救援，不避嫌忌。酒量甚宏，一饮能吸数斗，肉量也甚大，但家贫不能日供其醉饱。

一日，到村上闲走，见一老妪同十四五岁的童子，在向阳去处，不知摘些什么，旁边放着篮儿，摘下的就向篮内放。干白虹走到篮边，见摘的却是槟榔，便问道：“你取这

些槟榔，去卖钱么？”老姬道：“我家种的不够用，还要去买，怎得卖钱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要这些何用？”老姬道：“将去浸酒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做多少酒，用这些槟榔？”老姬道：“我家一年，不济也做几千担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主人怎生好量，饮这些酒？”老姬笑道：“呆官人，我都是做来发卖的。若说我家老爹，一杯也舍不得吃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人生几何，遇饮须饮，何苦如此算计？想是挣与儿子了？”老姬道：“儿子还不曾养哩！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老爹多大年纪？可蓄些姬妾么。”老姬道：“今年六十五岁，从老奶奶死后，也不再娶。虽有丫环婢女服侍，只终日操心在利息上，哪有工夫干那风月的事？”干白虹笑道：“钱财乃命中之福，若不肯用，要他何用？况高年无后，反把血挣之财替别人守，岂不可惜？”老姬与童子听了，也都笑起来。干白虹又与她说些闲话。待她摘满了篮，那童子用扁担挑着，老姬也挎一篮，两个匆匆而去。

干白虹也不回家，竟尾之于后。走有一里多地，方到个人家，童子与老姬进内去了。干白虹从外面一望，这人家有十来进高大房子，门首堆着许多缸瓮。干白虹四顾无人，便挨进墙门，到屏门里一张，见厅堂周围，许多榨酒家伙，俨然是个富户光景。你道干白虹跟到她家是什么缘故？原来干白虹好酒之人，闻老姬说她家做酒如是之多，不觉垂涎，想要扰他一醉，故先认了家，好来赐顾。正瞧看时，只见个老者穿着田布直身，头戴黄毡帽，手拿一把等子，一个算盘，出厅来对小厮道：“东田庄张奉溪家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，

约定今日，怎还不送来？你去催他声，说他前日还我的银子少三分，等头钱半银水一总也补足了。再到西田庄李思萱家，说一月前发去的酒，尚有六个空坛没送。前日对我说，被儿子打碎一个，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，叫他明日就送来。”那小厮应了就跑，老者又唤回道：“后边茅坑粪已满了，你也对佃户说，或是油，或是稻柴，把些来换去。如今春天粪贵，比不得前番了。这粪没有侵过水的，一担要两担的价，极不济也算担半。他若要贱，再到别处讲，不要一家就成。”说罢，摆下算盘去打帐了。干白虹知他是个主翁。跑了回来想道：“那老儿有这样家私，又没儿子承受，还不肯受用，象个没有死日的光景。可惜我会费用，偏没得到我手。别的也不在心，只是今晚要醉他个尽兴。”遂等到黄昏，信步走到老者门首，见门已闭着。干白虹是有手段的，瞧瞧四下无人，双手搭上檐头，两脚一纵，早爬到屋上，径往里走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干白虹潦倒醉乡 金守溪浮沉利海

却说干白虹有心要到金老儿家偷酒，乘夜步至中门，便从屋上进去，轻轻过了一进房子，跳下庭中。扑的一声，里边忽大叫道：“外面什么响？点个灯去看看！”只听里面一

路开出门来，干白虹忙将身闪在榻子旁边，只见老者提灯笼，拿着根棍子，一个小厮也挑着个纸灯出来。才跨出中间榻子，干白虹在左边闪了进去，都不曾提防，即升堂入室。直到内里，见中间供着他妻的灵位，干白虹便钻在魂桌底下躲着。那老儿同小厮周围照看，见外门依旧关好，仍进内睡了。

干白虹等老儿睡熟方出来，又摸了半日，偶到一处，闻得酒香，有个门儿锁着，便用手扭掉，走了进去，果然都是酒坛。干白虹大喜，便打开一坛，觉得甘香，但没有酒具，不得入口。遍处寻觅，只摸着一把铜杓。干白虹便取来就吃，一杓不止，两杓不休。吃得高兴，把一大坛酒吃个干净。欲要再开一坛，无奈腿软了，身不由主，便跌在地下睡了。幸喜宅子宽大，虽有些声息，都听不着。干白虹一觉醒来，却将夜半，看见窗上的月光，方知醉倒在此。又想道：“天还未明，就再吃个醉，才不枉来这一次。”便又开了一坛，提起铜杓去吃。只因宿醉未解，吃得半坛，已觉大醉，因想道：“若再睡一觉，天明便不好走，乘着酒兴回家去吧。”便出了酒房，走到厅后，一重石门，用了多少力，再不能开。原来那石门不用门的，做个鸳鸯笋儿，最是坚固，除了自家，别人哪里知道？干白虹弄了半日，见开不得，便思想仍从房上走出。哪知酒后力软，才爬了上去，又跌下来，一连五六跤。勉强挣得上去，因衣服一绊，檐上瓦卸了满地，“唿喇”一声，好不厉害。老儿听见，乱喊：“有贼！”把一家人都叫起来，点灯的，拿棍的，一齐赶出。

干白虹虽上了屋，酒涌上来，越发沉醉。又听人声喧沸，一发慌了，不知东南西北，倒往里跑。过了七八重房，一个头晕，扑地滚到地下。只听背后一个女人喊道：“贼在这里！”干白虹急道：“我不是贼！”女子道：“既不是贼，怎夜间从屋上走来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因慕宅上酒好，特来尝一醉儿。”那女子便叫他起来，仔细一看，见是个白面少年，吃得大醉，便道：“我看你不象个歹人。你实是何等人，难道不偷东西，特特到人家偷酒吃不成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就住在这村后，叫做干白虹，谁不认得？只因平生爱酒，偶尔游戏到此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听人说，干白虹是个义士，不想有此伎俩！如今还好，若外边听得，就许多不便了。我今行个方便，送你到后门出去吧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如此，感谢不尽！”因偷眼看那女子，一身缟素，美丽非常，年纪只好二十内外，却顾盼多情，言语钟爱。那女子携定白虹的手道：“你既好饮，可常常走来，我送你些酒吃。”干白虹谢了一声，匆忙而去。你道干白虹跌入庭中，那女子叫喊有贼，怎么没人听见？那女子从容详问，送他后门逃走，怎无一人知道？却因那老儿喊声有贼，把合家都唤醒了，忙忙点灯执杖，拥出外厢，赶到前面，门已层层开出。直至厅后，见满阶瓦片，一发惊恐，惟有石门没开，知是上了屋去。忙赶出前门，叫唤四邻拿贼，遍地搜寻，哪有个贼影？闹了一会，仍关了门，到里面查点，什物分毫不动，单单酒房里空了两坛酒。老儿大哭道：“我做一生的酒，自家舍不得一滴落肚，那天杀的竟吃去这许多酒！”这边闹嚷着，哪知贼

已后门走了。故女子虽然叫唤，众人在外头忙乱，哪里听得？

看官，你道那女子是谁？原来是老汉的女儿。那老汉姓金名聚，号守溪，是湖广汉阳府人，从小流落在外，替人摇船。后来挣得数十金，搭了两个伙计，贩卖杂货，不二三年，仍折了本，弄得精光。亏得他识几个字，会看银色，打算盘，便雇给城里开行的张莲峰家抄帐，每年束修不过五六两。后来张见他忠诚勤俭，渐渐托他掌柜，更觉勤谨，并不花费一文。积了几年，他便想盘些利息。偶然一日，有起福建客人到了许多南货，另有两担生铜。是时省里铸钱，布政司行文买铜，一时铜价腾贵。金守溪思量买它，叫客人打开一看，见俱是大块，非黄非黑，不象好铜。那客人见有人要，巴不得出脱，情愿让价。金守溪贪它贱，便半价买了。次日，将去转卖，指望赚得几两。谁知嫌黑色不堪铸钱，监收的不要。金守溪好不气恼，遂挑了回来，又向客人告退。客人笑道：“昨日你自情愿，我已让了半价。你既买去，便与我无干了。”金守溪见不肯退，只得又哀求主人。大家说之再三，从中曲议，那客人勉强挖出二两银子还他。金守溪也只吞声忍气回来，把铜收在房里，终日袖块样，各处掇卖，再无售主，只得搁在一边。过有年余，忽有十来个云南客人，到广东收兑珠子，也住在行里。偶走到金守溪这边，看见这铜大惊小异，只说：“这件宝货是哪位客的，若是肯卖，不知要多少换数？”金守溪是个乖人，见问得跷蹊，便不肯说价，只答道：“任凭老客长定价，差不多的就成，太少了便不卖。”众客人先出了上二换，金守溪便知是件宝货，越发装腔，直增到十六换，方才

减了，兑数万两银子下来。众客人连珠宝也不及买，如飞起身而去。原来这两担俱是倭金，此金出在南海岛中，值二十余换。彼时识者甚少，也是金守溪的造化，应该发迹，就在城里买了宅子，开张典铺，收买奴仆。张莲峰便将十八岁的女儿与他联姻，指望有些沾染，谁知守溪一毫也不肯在丈人面上容情，因此两边都不往来。数年后，才生个女儿。此时守溪的富名愈著，只因是异乡人，出身微贱，又是骤富，人人都来戏弄他。守溪怕生事，也不得不照应。又隔几年，觉萧索了大半，连忙收拾，搬在仁寿村住，恐开当铺招摇，只得做酒经营。后来女儿长成，姿容甚丽，小名便叫丽容。十七岁嫁了个富家子弟，不上五年，女婿死了，因无所出，接她回家，欲待服满另嫁。未几，妻子又殁了，因坟地未定，故灵柩尚停在家，是夜被干白虹做了藏身之所。因落后惊觉，把众人都叫起来相帮赶贼，女儿房中也并没个人陪伴。丽容穿了衣服起来，因有些害怕，不敢走出外去，只坐在天井里。忽然屋上一个人跌下来，连忙喊时，外边闹吵，又叫不应。及见干白虹年少，转加怜惜，况且素日闻得干白虹的美名，故悄悄放他走了，还要约他常来。可惜干白虹是个豪侠之士，不知儿女情态，故洁身而出。

自此之后，丽容常想念白虹，不得会面。哪知干白虹也常想着金守溪家，却是想他的酒，并不想她的色。过了月余，酒兴复发，不好再行故技，因又生个计较，直到金守溪家，要他雇工做酒。金守溪见他有些力气，便道：“你在此踏曲罢，但工价不多，每月只好六钱银子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工